

佳作

一首詩足以驚濤裂岸的小說家黃春明先生「國峻不回 來吃飯」讀後感

李堯

我是在收發 E-mail 時，讀到這首詩，讀了一遍、又一遍，每當讀到末了那句「可是你的位子永遠在那裡。」的時候，總不能順利地唸完最後一個字，就得頻頻地撇過臉，彷彿是螢幕的光線太烈，彷彿有檸檬、洋蔥，暮秋的黃昏和一地枯乾的林杏，在我的視覺裡、聽覺裡、嗅覺裡，在我的內心中糾結似地漾開，然後不常哭的我，眼光就一直模糊，一直忘了眼淚的水龍頭該如何轉緊。整首詩沒有一個屬於悲傷的字眼，沒有「痛」、沒有「哭」，沒有「死亡」，只有「吃飯」、「電鍋」和時間太久的「象鼻蟲」，全詩是一片靜，彷彿幾朵帶紅的花瓣悄悄摔在泥土上，彷彿山風吹起了幾圈湖面的漪漣，然後一切又都輕輕地過去，通篇讀下來就是這樣的「靜」，但也因為這樣的「靜」，因而所有人類能夠表露的哀傷心緒，全都留滿了字裡行間，像是肌萎症的患者，二十歲的青春時節，就被強迫吐出的最後一口永遠不能再吸回身體內的新鮮空氣，像是慈祥的母親緊摟著熟睡的孩子，在白令海峽海水的波濤聲中，臉已冰凍成霜的身體，世上最沈痛的悲傷，莫過於什麼也不再說，在這首詩裡，對於殘酷的事實，黃春明真的什麼也不說了，他只說「國峻，我知道你不回來吃晚飯…」然而讀者的情感世界卻已因此「亂石崩雲，驚濤裂岸」了。

此詩共分四段：第一段和第二段，是從作母親的心情來寫的，第三段及末了一段，則是從詩人自身的心境寫出來的，也許應該說是所有熟識國峻的親朋好友們的心境吧！開始時，仍如同面對著自己的兒子一樣，只是話家常地喚了一聲「國峻」，大家都曉得國峻怎麼了，但詩人只說「不回來吃晚飯，我就先吃了」，依然那樣冷靜，冷靜到帶點漠然，像是身為一家之主的男人，早早打起精神面對了已發生的事實，彷彿在說日子還是要過的；然而身為母親的女人，總是說「等一下」，宛如仍盼望著什麼奇蹟會降臨，像是固執地認為那只是一個誤傳的消息而已，「等久了」，日子久了，女人也終究會醒，清醒的結果是「她就不吃了」，米不但愈吃愈多，象鼻蟲不知什麼時候已從停滯太久的時間內出現了。

「她就不想燒飯了」，媽媽不想燒飯，電鍋也就忘了到底多少米要加多少水，因為做母親的也忘了，因為她要燒飯的對象不回來了；直到第二段為止，詩人述說起來仍舊淡淡的，就連講到激動之處「我到今天才知道，媽媽生下來就是為你燒飯的」這句時，仍是維持著原先的那份安靜，只隱隱地起伏些嘆息似的無可奈何，但口氣上還是一點不表情緒的漠然。

相應著「不想燒飯」，第三、四段，下廚的人變成詩人本人，他似乎不斷地強調著這一年來家中沒有改變的平靜，他還是炒米粉，還是邀請國峻的朋友到家

裡吃飯，就像國峻在家的時候一樣，他想起了和國峻一樣不回家吃飯的袁哲生，想起了大家進餐時，刻意避開不談及某個名字的畫面，他再也按捺不住了，最早的那份「我就先吃了」的冷靜，那依然炒著米粉、邀請兒子的朋友來家中吃飯裝作自己已是若無其事般從容的情緒，瞬息間通通瓦解了，在未了一句，破開了身為一位父親最沈痛，仍無法言盡哀愴的悲鳴「可是你的位子永遠在那裡」，也許，初讀此詩的時候，我們都以為他是最沒問題的，是最快接受兒子不回家吃飯事實的人，甚至有剎那，詩人自己也這麼認為，認為走不出來的，是作母親的，然而到了最後，我們終是動容地明白，其實痛得最痛的、最放不下兒子不能回家的人，卻正是詩人自己。

此詩的沈痛意在言外，咀嚼良久更為哀惋欲絕；它雖是一首短詩，但讀來竟像一部江河浩蕩的小說，就如黃春明先生那些膾炙人口的作品一般，他同樣是在這首詩裡流露出了自身對台灣這塊鄉土深厚的愛與濃烈的眷戀，唯一的區別，僅止於這回採取了詩的形式，卻更能顯出作家於文學上的造詣：「吃飯」一事，乃是台灣閩南文化裡慣常的問候語，「吃飯」也象徵著齊聚和團圓，詩人以此作為全詩敘寫的骨幹，而詩中出現的「米」和「米粉」，則是台灣傳統特有的作物和食物，另外寫到「電鍋」時，詩人不說別的廠牌，單只強調是「大同電鍋」，這些特點都在表現了黃春明對台灣這塊福爾摩沙島嶼的歸屬與堅持；詩裡敘述的口吻，也似是那群他筆下的某個男男女女小人物陳述的心聲，好像依然在寫一個鄉土的動人的故事，然而，這次陳述心聲的小人物，鄉土故事裡的男主角，不再是別人，而是自己了；假如說「海角七號」刻畫的是台灣人民的泥土味和草根性，那麼黃春明先生作品裡所要傳達的，將是台灣百姓灑在焦黃泥地上的像春雨一樣的眼淚，那將會是六月田水裡的秧苗被風拂過時帶著嫩綠的溫柔，傾述的是他童年時代，貨車司機給予他的一只安睡的布袋，攜著黃春明遠遊經驗的那份台灣小民淳厚的溫暖，這應該是更值得全世界人欽佩關注的屬於民族心靈的記載吧！

嚴格來說，這首詩或許未必全然符合新詩理論中，那強調精煉藝術化的豐富意象，以及詩句有別於散文句式的創作標準，然而往往千古傳唱的動人詩歌，不就是這種淡淡書寫之下的平凡詩作嗎？能讓士農工商、賢與不肖等各階層間無人不知的感動作品，只因一首詩真正的精神所在，實際是包裹於藝術彩衣內裡的那顆作者的「詩心」，是一種純然而無需過份修飾的真摯情緒，尤其在詩人切身之痛的反芻下，此詩的誕生如何不開山裂石呢？正如日本的文藝評論家廚川白村所言：「文藝是苦悶的象徵。」黃春明確實在這樣的苦悶裡完成了這首不朽的詩作，只是，如果他的一隻手能在二〇〇八年十月份的今晨，搭著兒子黃國峻的肩同看蘭陽平原破曉天空的話，他和愛他作品的我們，絕不會盼望這隻手於那時寫下一曲雖是永恆卻不能再回頭的痛苦的風雨名山之作。

佳作

不只是老人，我記得……

讀黃春明《放生》

江林信

一、引言

黃春明《放生》裡的故事就像年底的臘肉，掛在記憶裡風乾，無意醃漬，風味卻越來越濃烈。那氣味斷續、遊移，甚至隨著年紀增長而變質，卻始終誘惑著我的回歸與探索。

二、我的世界，誰懂？

初遇見很會〈打蒼蠅〉的林旺欉老先生，讓我想起中風之後的祖父，在低矮的土角厝裡的那隻竹藤椅上，以視線的捕捉與動作的循環消磨餘生，他們都忘了一輩子積累的家產是子女孝順的本錢，早早分了家，然後，謙卑的等著從子女口袋中分點零用錢。郵差的機車引擎聲與主動的湯藥孝敬都是奢望的身影，而且同樣佝僂，站不起身。精練的打蒼蠅技巧諷刺著空虛，祖父的時間卻用壓平酒瓶蓋的刮搔來填補，血液不良的雙腿刮出白茫茫的皮屑，覆蓋著寂寞的傷痕。母親說那幾年才兩三歲的二弟總是活潑的爬上爬下，成了祖父眼神鎮日的投射，所以，即使擔著滑落的危險，也要時常讓祖父無力的雙手抱抱他稚幼的孫兒。

祖父沒有「呷鬼」的故事，更沒有義理以外的人鬼傳奇，不管世界如何功利，他的鬼只用來印證做人的道理。他說有次隔壁村的福進伯跟鬼惡作劇，坐住了金斗甕不讓夜歸的鬼進去，逼得一團燐火直直向他磕頭，直到逼近雞鳴才同意放行，福進伯後來沒多久便過世了，祖父說這是不敬重神鬼的下場。祖父的空間也有不明的磁力，象徵著機遇與禍福，茶園裡山坡上，那些龍穴、虎穴甚至是皇帝出巡的傘穴，就是祖父終生的地理。

三、世界走了，我留在原地

〈現此時先生〉從來沒有來過我家，都是由母親讀報紙給祖父聽。六大張的報紙只念社會版的故事，那一些不變的人性是祖父最後的關注。走過了滿清、日據，然後迎接國民黨，政治已在二二八那年倉皇失憶，站在大漢溪頭看那沿岸的屍體與染紅的溪水，他說，機關槍的子彈連蓮座山的觀音都沒接住。現此時先生與他的聽眾活在始終遲到的世界，祖父也活進了凝固的歷史裡。

搬到鎮上的那一年，像許多老人一樣，幻想常常取代現實與過去，少了稻田與樹木，儘管目睹了繁華與流動，其實仍掉入了新的隔離。他雖然沒有像吳新義老先生的母親，連自己的兒子都認不得，卻對最新科技有天真的「自己以為」。只要到了吃飯時，他就囑咐母親要電視裡演戲的演員該回家用餐了，彷彿他看的是直播的專屬戲班。

母親總是耐心的承認他的世界，順著他的意。我問母親，好好天氣為什麼要用許多布塞住門縫，她說，祖父驚懼的喊著「水！大水一直淹進家裡來了！」，那認真的表情、扭動的身軀，似乎奔逃於天地之外。我們改變不了祖父身體的病痛，卻可以試圖配合著緩和他心靈的衰竭。

四、請愛我，我只是慾望的侏儒

父親說過去謀生都來不及，因此親子之間少有言語，做錯事了以棍棒伺候，

疼愛得靠年節時桌上雞鴨魚肉的暗示。那是因為時代限制了他們的知識，也網綁了情感的觸角。〈瞎子阿木〉打跑了他的秀英，儼然道理的外衣遮蔽了情感的軀體。

阿木在蒼茫中召喚著秀英，尋找走失的慰藉，但想起測量隊的高學歷，又難免為秀英竊喜，矛盾中的辛酸，表現在不時的失神與失衡的曠達之中。如果人的慾望容量會隨著年齡而變，那麼老人家衰退到最後只會剩下等待，而且，如同幼兒對糖果的眷戀，連夢囈都會喃喃惦念。

祖父有一段時間由二伯母照顧，白天人去樓空，常留五歲孩子彼此照料，無事時頗有含貽看孫之樂，一旦孩子跌倒了、髒污了，祖父望著不聽使喚的手腳，只能暗自流淚。做小工的二伯母常說要煮豬肝湯給祖父進補，但是終至祖父離開未曾實現，於是後來便常聽到祖父唸著：「空殼豬肝啊，空殼豬肝哦～」。那些子女一時敷衍的承諾，竟然成了老人家珍貴的施捨。

〈售票口〉那群可愛的宜蘭鄉親，為了晚輩的返鄉車票早起排隊，刺骨寒風的天氣裡，為了次序先後而爭執，最後落得辦起喪事，子女終於都回到故鄉來了。他們的仰望超越了職業與學歷，卻難抵功利社會步調的剝奪。當孩子的回鄉次數與誰家孩子留在家鄉都可以成為稱羨與自豪的原因時，其中竟有不忍揭視的淒涼。「父母在，不遠遊」是奢求，「父母在，不遠住」也淪為就業考慮的附屬因素，單純的擔憂與期望當然不能綁住前途的翅膀，只是，停駐與遨翔的平衡點不知在哪裡？

五、不只是老人

一直要到曉事以後，我才真正有機會走進〈銀鬚上的春天〉，望著二弟與祖父爭糖果吃的畫面。兩個人相差了七十餘年，卻因為沒有牙齒而共享甜蜜。〈銀鬚上的春天〉裡的想像，重疊了土地公與樹下假寐的老人，那似乎因為鬚鬚被捻痛的兩行清淚與微微的笑意，深刻的活化了老人形象，除了慈祥、那珍惜與兒童同樂的想望、不忍苛責的寬容，同樣都是時下青年人不懂得珍惜的寶藏。

父親總講：「恁阿公現此時就已經作神啦！不然他就會講給你聽……」，那時阡陌間在夏季可能出現的遊移燐火，父親總說那是土地公在巡田水，雖然天職的派任難以考察，我依然相信阿公會依其戶籍被派到村裡。儘管不用再背著手嘆息欠收或肩扛鋤頭，我相信他還是會對世間充滿關心，如同照顧〈放生〉裡那隻「田車仔」一樣，照護著後進與其賴以生存的土地。

我的「ㄤ公」

許巧樺

我深愛我的「ㄤ公」，不論何時何地，永遠不變。我的「ㄤ公」和青番公一樣勤奮、樸實、吃苦耐勞，「ㄤ公」是我們海口人對爺爺的稱呼，我們不喚「阿公」，阿公是用來敬稱那些和爺爺同年齡的老人家，而「ㄤ公」只專屬於自己的親爺爺。

讀完青番公的故事，我在淚眼中憶起自己的ㄤ公，他不會跟我們說田野經驗，不教我們紮稻草人，也不會在夜裡說故事，然而他會載著三、四個孫子奔馳於道路上，七點鐘一到便準時將小毛頭一個個接上車，一人備妥一份早點，七點十分在小學門口各塞二十塊零用錢，然後說：「拿去花，無通看人吃」。ㄤ公騎車很快、很拉風，每回轉頭就只見他縮成一小點的背脊，不論晴雨，只要學校開門，ㄤ公就會一分不差的報到。他不像青番公愛說少年勇，記憶中沉默寡言的ㄤ公愛聽廣播、對四句聯，更愛唱歌，不曾接受過任何教育的他目不識丁，卻能背下整首歌詞，「無聊的春風，伴我流浪，孤孤單單誰人體諒……」「春夏秋冬」是ㄤ公教我們的第一首歌，也讓我第一次感受到文字的美，除了那首歌，ㄤ公最愛聽「等無人」跟「愛拚才會贏」，家中裝置第一臺卡拉 ok 當天，ㄤ公一早便來訪，羞怯的他不敢跟母親說想唱歌，只是在客廳枯坐了一個上午，直到忙完家事的媽媽問他敢不敢唱兩首，才見他輕輕的點了點頭，一直到今天，ㄤ公那渾厚的歌聲仍時常迴繞在我腦海。

ㄤ公有一個很詩意的本名，小名卻叫丫魚，老一輩的人說，偏名取得越草根、好叫，命才會跟著好，因此我身邊不管叔叔、伯伯、舅公、嬸婆都有一個令人發笑的小名。每逢颱風前夕，ㄤ公這條伶俐的魚總提前回到家中替我們做防颱措施，一下子到東邊搭個棚布，一回神他又爬上屋頂修修補補。當我讀及青番公扛著稻草人前往田埂時，彷彿感覺到ㄤ公靜靜的又在門外牆壁放上三支竹掃把，媽老是誇說他做的掃把比外頭賣的都還堅固、耐久，面對讚美，他卻少有喜悅的神色，只是一個勁的巡視家中各處。每年七月一到，ㄤ公就成了炙手可熱的明星，每個孫子都圍著他撒嬌，只求他老人家用紅色塑膠繩為我們折上一隻鳥或蚱蜢，好應付暑假作業的童玩項目，ㄤ公的手非常巧，我很少看見一個男人能有那麼細緻的手藝。「X 你娘」是ㄤ公的口頭禪，小時候只要誰欺負了我們，他就會一邊安慰我們，一邊連珠炮的罵著他人的不是，但他從不找人理論，也不縱容我們欺侮其他家小孩，在我的心中，ㄤ公是堅毅的戰士，他曾為了捍衛自己的幾百塊和年輕的小偷扭打，劃傷了手臂依舊勇敢追賊，為了拯救落水的弟弟，毫不猶豫的跳入水裡，在柑仔店口，和姐姐多次咒罵那個欺負她的老鳥，ㄤ公和曾祖父一般不擅表達卻擁有一顆最善解人意的。

ㄤ公不像青番公一樣煩惱田裡的收成，煩惱繼承人，他的煩惱只在我們幾個孫子身上打轉，弟弟的痘痘、堂弟日漸上升的體重、姐姐的工作、我的教師甄試……他的煩惱從離不開我們身上，青番公無力阻止獵人槍殺蘆葦，ㄤ公也無能阻擋海的淤塞；青番公將稻穀的希望放在阿明的身上，ㄤ公卻將整個家族使命寄託在每個孫子上，只是我的年少和他的青春始終是兩條平行線，怪不得他老說時代變了，已不是他所能掌握，他留給我們的以後都沒用了，千難萬難還是得自己克服，「要打拚」是他常掛在嘴裡的一句話。一直到他去世才驚覺對他的依賴、關愛是如此沉重，只是不管我如何想念，午夜夢迴爺爺都不曾到夢裡報到，他過得好嗎？天堂冷嗎？是不是又在那裡開了一家雜貨店？一定生意興榮吧？會不

會想我們？

生前尤公一直期待我當上正式教師的一天，然而就在我升大三的暑假，他便永遠盼不到，再多自責、懊悔也無法將他從死神手中搶過來，原先已隨流光消逝的悲傷，在一頁頁書籍中漸漸被喚醒，我的手顫抖的翻閱內容，腦中的記憶也隨之翻騰，青番公的故事是對阡陌田野的不捨，對時代劇變的不解，我的尤公也有許多故事，然而卻是對海的依戀、對時代的感恩，我曾問及他一生最驕傲的事是什麼，養活幾個弟妹？一身好手藝？只見他想都不想的回答：「兒孫個個孝順又乖巧」。我的尤公就是如此知足。我深愛我的「尤公」，不論何時何地，永遠不變。

依舊是那一只大玩偶

陳彥憲

陽光蒸溽著柏油馬路，空氣也充滿著汗濕黏著身體的陣陣不適感，但見一個服裝怪異的人在炎炙下走來，手持著搖鼓，和臉上可笑的丑角扮裝，在中午過後人煙寂寥的馬路上，在這鄉村民風純樸的目光裡，怎麼看都是個怪誕且詭異、彷彿這幅畫面中格格不入的存在。

「Sandwich—man」，據說是從日本流傳過來的活動廣告，在村莊裏毫無一技之長的坤樹（電影稱金樹），父母早夭，大字也不識幾個，也才好說歹說地說服了戲院老闆讓他擔任這在當時台灣街頭根本罕見的奇異噱頭，「做廣告的來了！」對於在這恬靜小村中不尋常的出現，村民只能以此戲稱。

關於兒子的大玩偶，我是先觀看了電影然後才接觸小說的，這部在一九八〇年代拍攝的國片，對我這個七年級生而言，是既陌生又格外遙遠的，更何況影片上映時我也還未出生呢！接觸黃春明的小說，也是當時還在唸國中的我，國文選修課本中讀到的一篇「魚」，至今仍歷歷在目，少年阿蒼那一聲「真的買魚回來！」的回音，依然不停在我耳際盪漾。黃春明的小說，對我這個生長在台灣西部海岸的農村小孩而言，他字裡行間對於人與人之間情感交流的細膩描繪，確實打動我的過往的回憶，那個只有在鄉下農村長大過的人，才擁有的記憶片段。

電影和小說中的詮釋方式，雖各有差異，但仍能使我感受到黃春明在書寫《兒子的大玩偶》的時代背景。民國五〇年代，那是個台灣土地上仍百廢待舉的年代，故事就從這個時間點展開。在影片一開始，導演侯孝賢運用長鏡頭特寫，再搭配上小說中坤樹那流滿汗水而失了妝的花白臉龐，的確更加鮮明清晰起來，前胸後背各貼附著兩張份量和重量都足夠的廣告看板，從馬路的那頭走到這頭，起初眾人投以好奇目光，時間久了，逐漸習慣後也見怪不怪。

對於這世代的年輕人而言，叫我們去做類似這種吃力不討好的苦工，福利不好、薪水也沒辦法保證，大概只能淪落到乏人問津的下場吧，可是，在那個時代，沒有半點賴以維生的技能，也沒錢上學讀書認字，已經結婚成家的坤樹，家中還有一個煩惱著要不要把肚子裡孩子生下來的妻子阿珠，如果能求得全家一日溫飽，那也就認了。在跟戲院老闆討價還價的過程中，老闆冷潮熱諷的口氣和坤樹作為一個小人物低聲下氣的背影，著實形成一股強烈的對比，在當時的社會裡，為了家庭，即使再苦再累都要吞忍下來。

即使是扮演一個要飽受旁人奇異眼光的丑角，當獲取戲院老闆同意而錄取的坤樹，隨之而來是漫步雲端的喜悅，當坤樹不顧一切地奔跑回家，只為了告訴仍在家等待的阿珠：「我們可以把孩子生下來了！」，乍聽喜訊，外表看似堅強妻子也忍不住落淚。看似那麼平凡無奇，同樣的戲碼，卻在每個角落都不斷上演，道出小人物的無盡悲哀。

影片中令我印象深刻的一幕，是坤樹在追趕著戲弄著他的一群頑童，這些個鄉下野孩子趁著坤樹在上廁所之際，將他賴以維生的工具——一件棉被剪裁成的又厚又不透氣的連身衣、一頂小丑圓角帽和可笑的紅鼻子裝飾偷拿來把玩，在雙方追逐過程中，越發顯現坤樹在戲中小丑角色的存在感，連村中的孩童也當他是個取笑的玩物，在被棄置一旁的衣物中，坤樹走在鐵軌旁孤獨的背影，讓我不禁悲從中來，因為那身影，和我記憶裡做農阿公的背影一樣，充滿對環境、時代的無

奈與屈服。

不受村莊裡長輩認同，就連小孩也把他當作是玩樂取悅般的存在，這份不被看好的工，坤樹內心也滿腹忿怨，在和妻子吵架的那一幕中，完完全全地爆發出來，坤樹到底也是無心之言，但是卻苦於沒有紓發情緒的管道，只能一股腦兒地遷怒妻子，在小說的描述中，我們也看到了坤樹內心無助的掙扎，對自己？對別人？抑或對生長環境發脾氣？但即使如此，阿珠仍是表現出鄉村傳統女性的任勞任怨，從阿珠對於丈夫沒有吃早飯就出門而尾隨其後的關心舉動，坤樹發現本應該那時候在家的妻子沒有回來的焦慮，和吃飯時看似打不著邊際的對話，在內心裡，他們彼此是多麼在意對方，只不過表現的形式不同罷了。

對電影裡泰半時間都是小丑裝扮的坤樹而言，他也是村人們眼中的大玩偶，扮演著博取別人注意卻內心備受生活與家庭煎熬的玩偶，連去戶政所幫剛出生的孩子辦戶口都要受人訕笑的玩偶。但是當坤樹最後即將可以改換到騎三輪車去兜攬廣告時，卻表現出不合乎現代情理的迂—「要是當初老闆沒有給我這份工作，或許阿龍都沒辦法生下來呢！現在我們一有新工作，就把人家的恩情忘記，這樣對嗎？」

如此的可笑和可愛，爲了取悅孩子而塗抹成小丑，那份深情完全顯露憨厚的父愛，「大玩偶、大玩偶，爸爸是你的大玩偶！」這句話，道出了多少時代變遷中隱含的淚水，對於家庭的歸屬感和在艱苦的環境下也要能隨遇而安的自我調侃，那是時代的價值，也是最難以可貴的精神，黃春明筆下的小人物中，我們看到了過往在這塊土地生活的人所留下的足跡，每一步，至今依然清晰可見。

佳作

女人

曹伯甄

曾經有那麼段日子，在這塊土地上大部分的女人，彷彿一出生即等於踩入死胡同的桎梏之中，眼睜睜看著自己的命運，在被社會創造出來的洪流無情的沖刷下，最終只剩下卑微的順從。她們不僅在父權的體制下，分配不到任何資源的供給，甚至還承受著掠奪與剝削，成為被支配的客體。其中，為了錢出賣身體的女性，在性交易過程中所必須面對的，不僅是屈辱、噁心，社會中的鄙夷與排斥更是令人難以承受。可是生命的韌性卻總是可以表現在掙脫陰暗潮濕的土壤的決心之中，就像白梅，《看海的日子》裡面，一個因為原生家庭貧窮而被送養，復被養父出賣身體的女子。

命運

『雨夜花，雨夜花
受風雨吹落地
無人看顧，冥日怨嗟
花謝落土不再回
雨夜花，雨夜花
……』

白梅和鶯鶯說：『我們這樣的女人就像這雨夜中一朵脆弱的花，受風雨的摧殘，我們都離了枝，落了土了是不是？』、『命運是傲橫的，不是我們這樣的女人能去和她撒嬌的事』。在當妓女的日子裡，白梅認分的活著，認命的隨著男人的渴求起舞附和，喜怒哀悲沒有人在意，她的思想和她的身體一起深陷於無奈與喟嘆，直到在一次偶然與鶯鶯重逢的火車車廂中，從抱著鶯鶯孩子的那一刻起，她知道自己的命運，雖然有如花瓣受風吹雨打，但是「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她看見自己身上，潛藏著的，是孕育生命的力量。從那一刻起，白梅的存在就不只是為了生存而屈服的「賺錢查某」了，她能為她自己帶來的是希望的延續，是人活著的理由。「只有自己的孩子的目光，對她才不會冷漠歧視。只有自己的孩子，才能讓她在這世上擁有一點什麼。只有自己的孩子，才能將希望寄託，她深遠的想著：『我深信我可以做一個好母親。』」

性愛

性是人類原始的渴望，本質來說更是造物對待生命的禮物，是生命誕生的唯一儀式；愛更是人類一生的追求，從第一聲啼哭到撒手人世，我們都在期待他人因為愛所衍生的尊重、信任、溫柔等等的對待。女人在以性換取金錢的交易之中，同樣會因為肌膚親密的碰觸而感受到愛，同樣會在性交的過程達到高潮。隱晦的社會中，性卻有如洪水猛獸，傷風敗德。於是不能想像男人的欲望被正視的對待；不能想像女人賣身體還能接受平等的眼光，性交易的過程，也難以想像女人的感受能被尊重、愛惜。「你們把我看成甚麼？爛貨，沒有這個爛貨，裕成有今天嗎？他們看不起我，逃避我，他們的小孩子就不讓我碰！」白梅的指控，道盡了社會對她們的冷漠，往往連身邊的人，都無法停止歧視。一直到現在，罰娼不罰嫖的法律仍然箝制社會中底層的女人們，受盡屈辱的對待之後，還必須活在違反善良風俗的批評之下，無愛之性，卻是這麼令人痛苦。

剝削

『板橋地檢署偵辦三重市「豆干厝」私娼寮員警包庇案，昨天傳喚三重分局大同派出所前所長李明德等五官警及業者滿惠民到案。檢調發現，員警涉嫌以每店每月四萬五千元代價索賄，當地九家私娼寮每月上繳警方規費將近五十萬元。』

【2008/10/30 聯合報】

不管是過去還是現在，娼妓的命運悲慘，並不是因為她們本身生命的卑賤，卻是因為層層剝削的黑錢白錢流瀉出去，不但讓她們備嘗艱辛，甚至永難翻身。金錢箝制她們的思想自由、身體自由，卻無法在紅塵中得到應有的對待，而難以抽身。不過，幸好白梅在這裡面掙脫了，靠著自己的力量向希望走去。「頭也不回，一秒都不停地向前走著，雖然她曾一直都在海邊，但是今天才頭一次真正聽到海的聲音，一陣一陣像在沖刷她的心靈。不久，來了一班車就把白梅的過去，拋在飛揚著灰塵的車後了。」

大海

鯉魚隨著海流給漁港帶來希望、熱鬧與繁華，堅毅、打拚的漁夫們，在海上賣命的工作著；坑底不靠海，在山坳裡，村裡的每個人也為了一家溫飽奮力的種著番薯。雖然命運總是像難以捉摸的大海一樣，誰都不知道付出的辛勞是否能有收成的一天，好運是不是會降臨在自己的身上。但就算是女人，也可以撐起自己的命運，好像白梅一樣，只要面對生命的態度，能像面對大海的態度一樣：對於同生共長的他人，給予包容；對於自己，相信抱持著寬廣的態度，終究能為自己帶來暴風雨後的天晴，因為潮汐已經明白告訴所有等候她的魚群：「我未將妳們遺棄，只是未到時機」。

『不，我不相信我這樣的母親，這孩子將來就沒有希望。』

佳作

發現黃春明 發現最初的記憶與感動

蕭惠月

在寂靜山城中小小圖書館尋找黃春明先生的著作，著實費了一番不小的工夫，幾乎將語文類架上的叢書，每一本書的書名都仔細掃描一遍，終於在最後一排的架上翻找出唯一的一本，印有「黃春明」著的「放生」一書。

這本圖書編目 856.63.8345 由聯合文學與 1999 年 11 月初版 15 刷的書，如今躺在我的手中，待我細細觀來。？

對於黃春明先生作品的印象，還停留在電影「兒子的大玩偶」一劇中，如今為人母的我更能體會「兒子的大玩偶」那種自然親情的流露，更甚之今日的父母紛紛扮成「孩子的多拉 A 夢」，彷彿是個有求必應的活菩薩。

「放生」一書藉由蘭陽平原七十歲的農婦金足婆出場拉開序幕，反映出當時傳統的農業社會，和今日號稱 E 世代的社會，相形之下有著難見到的場景，如古厝屋前的曬衣場、農民賴以三餐溫飽的曬穀場、專吃剩菜飯豬的豬圈。

作者更藉「帝君廟的紅面關公變成黑張飛」一詞來隱喻工業時代的來臨，在看似天時、地利、人和之下興建的化工廠、水泥廠，除提高當地就業機會，帶來地方經濟富裕外，卻也造成環境污染，危害人民健康，這一環環相扣的鎖鏈，確是當前我們在享受工業化後豐碩成果的時，所必須付出慘痛的代價。

「放生」一文由金足婆之夫婿——尾仔穿針引線，深藏在三十年的記憶中，一隻飛走的「田車仔」，三十年後的尾仔卻甘冒濕漉滑倒，不顧一身狼狽溼淋，煞費苦心捕獲一隻，一隻牽動他心靈深處的「田車仔」。

下列這一段敘述，有些饒舌，但卻不失哲理與真義。

「自己所作所為所經驗的事，
能夠留在記憶中的
實在比忘記了的少得不能比
可是
那些忘記了大部分當中的某一件事
經過一段長時間的埋沒之後
在某一時間和某一地點的搭配
當看到某一事物時
不經由記憶
就有了反應與行動」

或許每個人的記憶中都有一隻象徵「田車仔」的代名詞，碰觸到這個點，將引爆出一條線，再形成一個面，而形成生活的片段，人生中的一段插曲。

閱讀小說的樂趣就在於每個角色都有個故事、都有個靈魂，身為讀者的你我彷彿化身名偵探「柯南」，一步一步抽絲剝繭找到蛛絲馬跡。

在金足、尾仔唯一的兒子——文通身上，這個自稱「上台會拉會唱，下來要擔、要壓隨他」的血氣方剛青年，在政治與私益之間，挺身而出的他一吐真言，換來的卻是無端的牢獄之災。

而在尾仔夫婦口中的唯一兒子文通的背後，卻又是隱藏著一段讓身為父母者痛心疾首的畢生之痛，原來文通之上還有兩個哥哥和一位姐姐，但卻在他們小時候隨著父親尾仔於州仔尾渡船時，因船難意外翻覆而溺斃身亡。

痛失三名親生骨肉的尾仔，自此開始全心全意溺愛起僅存的兒子文通，有一回，尾仔無意間放走了年幼的文通最愛的玩伴「田車仔」，看著眼前的小文通難過的模樣，尾仔心生不捨，總想補償滿足孩子，然幼小的孩子吵鬧來得快、去得也快，沒多久，老早將這事拋到九霄雲外了，然而天下父母心，即使孩子不吵了，父母心中的疙瘩仍在，彷彿不隨時間而消逝，已硬生生的刻鏤在心版上。

於是乎才有了這一段三十年後再捕捉「田車仔」的描述，真真實實反映出孩子是父母親心頭的一塊肉，不是生下孩子就沒事了，而是終其一生緣份的牽絆。

寫到這裡，也不免讓自己靜心回想這三十年來，內心的某一處角落，可有那一隻對於父母、子女的「田車仔」？若說是有，打開記憶的膠囊，那是在小學三年級放學回家時，興致勃勃的我手裡拿著學習小提琴的 DM，純真的我告訴父親想參加小提琴班，哪知父親回以一句「女孩子拉小提琴的樣子不好看」，頓時澆熄了我的熱情，三十年後的今天，每當看到華裔小提琴家陳美拉奏提琴奔放率性的畫面，不免又觸動心中最脆弱的部份，這或許就是我心中那隻「田車仔」？

又或許我也該像尾仔一樣，將心中的「田車仔」放生，既是無緣學習拉彈小提琴，那就做一個優雅的欣賞者吧！

在「放生」這本書裡，發現了黃春明，也發現內心最初的記憶與感動。

佳作

遇見最美的夢——我讀黃春明之「小駝背」

林子仙

猶記三年前第一次見到黃老師本人，當時的我對「黃春明」這個名字是熟悉而陌生的。常常能在書局專櫃、報章雜誌或各大文學獎或台灣文學課堂中見聞其人，然陌生的是並未真正細讀其作品，進入作者創造的獨特世界，接收他所傳達出的訊息。因此當有機會在系上所舉辦的人文講座中親自感染其風采時，我見到的不只是一個幽默風趣、對生命充滿熱愛的現代文人，更是一個擁有赤子之心，善良又真實的大孩子！會中黃老師曾提及目前他將創作重心關注在兒童身上，他對孩子們的關心及反對制式教育扼殺孩子創造力等看法都具體的實踐在黃大魚兒童劇團的創立及童話繪本的創作中。

1993年，皇冠出版社發行了五本黃春明著作的童話繪本，除文字創作外，作者更利用雜誌廣告和月曆海報等材料，一點一點拼貼成一百五十多幅左右的插畫，配合文字來出版。無師自通的黃老師，在圖畫表現上，並非只求一種撕貼的趣味，他用著一貫在小說創作上認真執著的態度來看待這些作品，追求的是生命的美感與純粹，《小駝背》是其中讓我印象最深的一本。故事的主人翁是個忘了姓名、沒有父母的駝背小孩，因為外表上的不完美而受到許多不公平的對待。「小駝背」的封號開始如影隨形的跟著他，似乎也預告其人生的際遇就如同名字一般，永遠無法抬起頭來獲得該有的尊嚴與看待。「小駝背，像烏龜，東跑西跑無家歸。」「小駝背，小駝背，壓不直，拉不直，還是小駝背。」現實的殘酷在童話的美化中不再那麼銳利，作者試圖從孩子的角度、以看似輕鬆的口吻訴說著這個悲傷的故事。

在這部童話中，我看到的是社會中弱勢族群真實生活的小小縮影。故事的開始，「暴力」意識便充斥其中。從小駝背遭受同伴們的嘲笑、排擠、毆打的對待，反映出暴力並不只在於行為上的侵犯，言語及思想上的輕蔑與歧視，往往更加深被害人內心的創傷與痛苦。由於身體的彎曲讓小駝背必須住在工地裡的水泥管中才能以較舒服的方式存活，讀到這裡也令人不禁深思，隨著社會開始重視弱勢者的生存尊嚴以及關懷弱勢者的口號不斷在媒體播放與呼籲，大眾紛紛開始以捐款、義務服務等行動來幫助他們的同時，我們首先應該重視的是——有沒有積極去營造一個友善、舒適且安全的生存環境，為弱勢者設計專屬的活動空間，讓需要更多慈愛與用心關懷的朋友們能夠在社會上活得更自在、活得更快樂，我想這是才是他們最基本也最急迫的需要。

所幸在一片黑暗當中仍舊會透射出絲絲溫暖月光。故事中高看看的見義勇為，替小駝背黯淡生命帶來了希望，讓我們感受到人性光輝的一面。小駝背的善良、高看看的勇敢以及兩人間的真摯情誼表達了童話中追求「善境」的正面取向。但對小駝背而言，即使得到友情與關懷，依舊沒辦法改變他遭受歧視的命運。於是藉由夢中的理想世界，他找回了象徵著尊嚴的名字「金豆」，並且獲得真正的喜悅與滿足。由於現實世界所受到的壓抑，使得潛伏在無意識心理的慾望，藉由「夢」的表現找到生命的出口，小駝背的「夢」，正是一種願望的達成，一個對理想世界的憧憬，最後故事的結局一反童話中追求美好的常態，以主角的死亡作為收場。

剛開始，其實是不太能接受結局安排。但如作者於後序所說：「當一個人的死亡，能夠在另一個人的心裡縈繞，而時常勾起懷念的時候，那即是一個人體認

生命意義的開始。」死亡或許是結束，更是另一段生命成長的開始。重要的是這件事情上我們體悟到什麼，又是否獲得一些省思。對照冰冷殘酷的現實世界，夢中的美好正警示著，對於理想世界的建構不能只流於紙上談兵，更應以行動落實在真實社會中，以朝向建立一個真善美世界的目標而不斷努力著。

在圖畫表現上，暗淡的色彩往往適合營造出悲傷或慘淡的情境。因此《小駝背》的封面即採用寒色系的色調呈現，隱約透露出故事中悲傷情調。隨著主角情緒的轉折，畫面中的色彩也跟著由淡到濃、由明到暗，最後的湛藍夜空，一個背向讀者仰望著的身影，在死亡的終曲中喚起了人們對逝去幸福的懷念，也襯托出主角內心的渴望及其對幸福的追尋。

最近一次見到黃老師，是在羅東鎮舉辦藝穗節時，邀請他指導當地兒童劇團的演出。閉幕時，主辦單位邀請黃老師上臺致詞。當時我看見了一位拄著拐杖，緩緩走向臺上，臉上滿溢著笑容，在簡短的說了幾句話之後，將舞台讓給表演的孩子們，便致意下臺的慈祥爺爺，因為他說：「這舞臺是屬於他們的，這群孩子才是主角！」

聽 是風在說話嗎？

洪培修

「你聽到什麼嗎？」

「有像下西北雨那種沙沙聲嗎？」

青番公帶著孫子阿明，聽風在說話的聲音，風怎麼會說話？一個離現代都市遙遠的時空，充滿人與大自然的真情對話和告白，《青番公的故事》訴說著以前阿公、阿嬤的故事，稻草人是咱的兄弟，露珠轉動小小的世界，洪水沖走一切後，又是循環的開始。每次的教訓積累青番公種稻的經驗，經驗傳承的背後，隱藏多少堅苦及撫不平的傷，但他不多抱怨，因為農夫的使命絕對務實，能順應自然才有最大的收穫。

從小，由於家族落根在高雄大崗山，世代以農為業，到了父親這一代，開始出外尋找工作機會，唯一存留的鄉村記憶是小時候，大人們說要到田裡工作，我們這群小孩便非常開心地跟了去。印象中的田園是一整大片，像童話故事裡依山傍水的畫面；然而，美好的影像卻急速破滅，走了幾條荒草小徑，經過別人家的後巷，雞群在樹下跑啊躲的，被綁住的大黑狗，一見陌生人便大吼，突然走到大柏油路，切斷了腳下與對面種植破布子的農地，過馬路得注意雙方快車的出現，因為這兒沒有紅綠燈。時代不斷地翻轉、進步，近年來連鄉村也逐漸開發，柏油路劃開了歷史鴻溝，阿嬤與我的世界也漸次愈行愈遠。

大人們在破布子林前停下，開始砍起大樹枝，阿嬤拿剪刀把破布子的果實剪成一桶又一桶。她曾經說過，以前古早時候的人，是把破布子的果實當成膠水用，我手裡搓揉著果實，發現的確有黏稠的汁液，這種自然界的特質及用處，都是依憑許多前人的智慧慢慢傳承至後代，青番公給阿明的實際教材，也是如此，聽到沙沙聲後的一個禮拜就要收割，露水很重是好現象，米粒肯定飽滿，這些教材並非在教室裡唸書就能知曉，而是經過無數次生命經驗的試煉，所萃取的智慧菁華。

當下，在都市成長的小孩，以為稻米是一大包的样子，不了解一粒粒米在稻田裡，曾歷經風的拍打、陽光的熱情照耀、吸收水的滋潤，還有長時間的等待以至成熟，甚至得隨時承受颶風下雨的危機所形成，這其中也塑造了農夫堅毅與腳踏實地的性格，他們認真看待與自然的關係，腳踩著泥土，存有一份恭敬之心，親近原始大地的樣態，才能更體會生命的深層意義。社會文明的躍進，漸漸把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關係拉得更遠，難以反璞歸真，這是現代社會的趨勢，無以改變；但我們若能選擇良好的生活型態，細膩的感受自然界每一面風景，落葉隨水流，風推著雲跑，看似沒有生命的事物，其實是靜中有動、暗藏玄機。

唯一能慶幸的是，我們這個世代還能體會到一些些原始的生活樣貌，童年時經常和玩伴相約跑到四合院後方的土地，手裡抱著大桶水，準備灌杜猴仔，雖然在大太陽底下亦不失玩心，這種樂趣是塑膠玩具無法取代的。而我們的下一代呢？在科技發展的潮流中，需要具備更多親身面對事物的能力，而非跟電腦、網路建立虛擬的溝通。

鄉土情懷的深刻主題，佔了黃春明先生作品的多數篇章，年輕人可以藉由故事，深層理解古早居民的日子及其生存的自主感悟。其中令人感動的，不是小說情節多棒或是文字運用的技巧，而是詳述生活的時時刻刻，看見他人看不見的微妙。

《青番公的故事》述說著台灣鄉村農民辛勞耕種的情形，黃春明先生說的故

事，就是每天的真實生活，青番公就像我的阿嬤一樣，他們都相信天與地守護著全家，努力耕種後必有收穫；因為貼切，而與我的鄉村回憶重疊密合，激發內心濃烈的情感。青番公不只是一個人，他代表台灣農民的普遍精神；而阿明是青番公的種子延續，一代接著一代萌芽，謙卑地拾起長輩的經驗，並創新技術，更是農業社會刻苦耐勞的具體寫照。

當青番公叮嚀著年紀尚小的阿明：「千萬不要忘記，這就是經驗……」，並且要將稻草人稱為「兄弟」，以避免被麻雀發現是假人，這樣可愛的、真切的、良善的農村風俗，將人性的美德發揮得淋漓盡致，在個人的閱讀脈絡中，認為這樣具有「生命真義」的信息，正是黃春明先生所要傳達給讀者的真諦，亦真，亦善，亦美，不怕困頓與洪水，而是踏實地觀照自己生存的姿態、生活的價值感。

「聽稻」，這份生存的哲學，並不是以人類的高姿態去征服自然，而是和自然萬物共生互存，這正是我的阿嬤教我的「經驗」，當我再三讀著故事，其實也正讀著自我長久以來依憑的鄉居情懷與農村記憶，甚至是個人生命成長的歷史，青番公的故事，也是每個人的故事。

你聽！風還在說話呢！

看海的日子

黃麗惠

孟夏黃昏，赤足踩過微刺沙灘，白日的餘溫，和著喧嘩的人聲，在耳邊蒸騰著。避過身旁的鬧熱，尋一處足以撐起這疲乏已極的身軀落坐，面向那聲聲呼喚的潮音。「我——來了……」看海女子的心思該在這海邊尋覓吧！

面對著廣大無邊的海洋，視線延伸至天際。金黃天色透過雲隙篩落，投射出一束束霞光。絲絲夕照，是對我心靈深處的召喚，促膝，傾吐這一份屬於夏季不該有的清冷。

看海的日子，白梅的心，能體會多少？時代變遷，歲月嬗遞，善感的心依舊。「雨夜花，雨夜花／受風雨吹落地／無人看顧，冥日怨嗟／花謝落土不再回……」流不出眼淚的歌聲，隨著一波波海潮，鋪天蓋地的向我襲捲而來。

天色漸暗，濕鹹海風拂面清涼。梅子啊，我想你從未親臨過這片海吧！雖然妳曾住在這海邊，但關於海的訊息，卻是在那些雄性野獸急促喘息間夾雜傳遞，但那已是被過份渲染的；關於海的顏色，因著一層玻璃的阻隔，灰慘了些許。往後的日子，我想妳不會再來，往漁港的車票，一張也就足夠了。所以，我想成全——妳未竟的遺憾，仔仔細細的將這片海看個夠；聽個夠，儘管這只是我的猜想。

梅子，妳知道嗎？海水有時藍得清亮，一如妳十四歲的容顏，樸實無華；有時卻又藍得深沉，如這廣漠紅塵，一不小心就被吞噬。戀海？怨海？該用何種心思來面對？當我迷思這片藍時，翻滾如雪的浪花不甘被遺忘，滔滔而來，傳遞著一波波潮音。

也好，就閉起眼睛，專注聆聽這天籟。潮音輕柔舒緩，像極了母親懷裡的搖籃曲，盪呀盪，盪至無憂無慮的夢海裡。可有時頑皮的海浪不守規矩哩，爭先恐後的跳躍奔騰，聲聲撞擊著心壁，敲出一曲曲心事……

車窗內的深刻——「沒有『絕望』這般的事，『延』是代表『希望』啊！」就算裹著半絕緣體與一般社會人分開，可活著就會有出路，只是誰能為我披荆斬棘？除了自己還能冀望些什麼？

面海的思緒——十個月的孕育，撕裂的痛楚，方得孩子的誕生，那麼一個意願，需要多久的醞釀？當實質的想望終將兌現，那深埋內心的自我證明，是否也該付諸實現？

望海的車窗內，「延續」的想望絕非曇花一現。當暗忖的自我期許閃現燦亮火花時，至少得讓它照亮曾經暗無天日的寸心。而照亮的方法，許是無緣由的；許是未能說服的；許是無結果的；許是……但那都不能稍減對自己交代的決心。達成別人的期望並不難，長久以來，習慣活在別人的期待之下，於是忘了自己的初衷；忘了原來的自己，當有一天驚覺到不僅前路茫茫，連自己也丟失了，那才叫慌張。

還好的是都能及時駐足，因為駐足才有時間回首、檢視。過去的種種變成一種無法抹滅的印記，別人的觀點不該是在乎的重點，重要的是：要如何告訴自己那份清明？要如何給自己一個交待？那就自我證明吧！證明給自己看，我——是可以的，唯有自己深信，才能再往前邁步。

梅子，如同妳的堅定：「不，我不相信我這樣的母親，這孩子將來就沒有希望。」經歷過他人無法理解的自證路程，「不，我不相信頓失依靠的前路，就無

法繼續。」伴著溫熱的淚光，希望就在不遠的前方招手。

清爽海風吹涼頰上兩行冰冷，梅子，想妳和這海的緣份竟是這般奇妙，我想隔絕的不只是這片沙灘，更是人心那份現實的無情，僅止一個眼神，竟就這般容易的築起那道堅不可摧的高牆，硬生生的隔絕成永不穿越的禁地。

因為妳——梅子，開啓了我和這海的緣份。凝佇，只為領略妳幽微的心思，尋找自己也不明白的那個想望。至於找到了沒？妳會給我一個會心的微笑，不是嗎！陌生的兩人，不同的年代，在這一片海前，領受內心的那份深刻，這是我們的海約。

油麻菜籽不是女子的宿命，而是一份堅韌；隨風而飄是不由自主，堅忍的是落地生根後的茁壯；一帆風順的人生航行少了份領略，波濤洶湧才能明白擁有的喜悅。梅子，我很清楚妳並非從此就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但「幸福」對妳來說不再遙不可及，而我也將收拾起面海的這份心情，給自己一份篤定，昂首放步而去……

文學之槳

劉明耀

一個真正的作家，是不可能服膺於政治或是學術給予文學的定義的。從黃春明先生的文學作品當中，可以感覺他內心對文學的教養與執著。如果文學是一把名劍，由黃春明先生揮舞，它卻變成一把溫柔的劍，可以讓讀者感受他筆觸下的鋒利，像是情人般的指尖，緩緩的，溫柔地刺進我們內心根處而深深的感動。

很榮幸有這個福緣拜讀黃春明先生的作品，他在「文學季刊」第一期寫了一篇「跟著腳走」，爲了適應「現代文學」的趨勢，在題目上作創新的變化，隨潮流而跟進。第二篇寫了「沒有頭的胡蜂」，這篇文章很有意思，他沒有讀大學，卻寫自己在台大椰林大道大王椰子的樹蔭下看書，看見一群螞蟻扛著一堆連頭都沒有的胡蜂，但牠的手腳仍可以動，這樣就好像還有生命，也像是在影射著我們選舉時，不用動腦筋也可以投票。

更早之前，他寫了「男人與小刀」，那是關於一個年輕人自殺的故事，反映了當時人們面對現實環境抗壓性不足而產生的結果。後來又寫了「青番公的故事」、「看海的日子」及「兒子的大玩偶」等那些關注小老百姓生活的作品，至今仍膾炙人口，也反映出社會形態的轉變和人民的心聲。

閱讀黃春明先生的大作，令我悸動的，是經常帶領讀者來回穿梭在時光的隧道裡，就如在「甘庚伯的黃昏」的這篇小說，將我們拉回日據時代，直接感觸當時台灣青年受戰爭之苦的描寫，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也讓我們從文章中看見了台灣人日本殖民時代的創傷記憶。但對我個人而言，最重要的還是父愛主題的呈現。

經常有人認爲黃春明先生的小說，是「鄉土文學」的樣本，如此侷限他的作品，其實這是很不公平的。黃春明的小說的確寫了很多的鄉土人物，但我個人以爲沒有必要硬將它名之爲「鄉土小說」。因爲所謂的「鄉土小說」在那個時代裡，有著特定的定義，一個真正的作家，不可能在別人的定義之下創作的，作家只有自己給自己定義，才能創造自由的、無價的卓越文學。

戒嚴時期，台灣文學的白色恐怖，因政治的壓迫下，許多優秀的文學家，在思想和文字不自由的環境下成了政治犯，也因時代洪流的沖刷下，洗盡文學原有的色彩，停滯了文學的腳步；而文學的全貌，在雨過天晴的今日，對我們新時代青年而言，何嘗不是一種領悟。珍惜文學、保護文學的重責大任，很明顯的已落在我們的肩上。

台灣的文學發展，經過政治戰爭的洗禮後，回顧時雖然已是歷盡滄桑、千瘡百孔，如今卻屹立不搖；要感恩的是那些爲維護文學嚴尊而犧牲的先驅們，因他們的大力鋪路，讓我們順利的踏身而過，而成就了多彩多姿的文學生命。

文學只有兩種：「好的文學」與「壞的文學」，其他任何標籤都是沒有意義的。「現代文學」是不准任何政治意識形態和主張進入文學體系的，而「現代文學」的功能是擴展人文思想，將藝術的成就發揮得淋漓盡致，不是只囿限於某個時代或空間。

好的作品就是要寫感動人心的故事，每每賞讀黃春明先生的文章，都帶給我不同的感動和思考空間；讓我徜徉在文學變化莫測的領域裡，每則動人的情節，皆能深省人心，激發起文學創作的動力。

所謂「開卷有益」。好的書籍，確實可以充實空虛的心靈，怡情悅性。不同的書籍，就像不同的老師；不一樣的教材讓讀者吸收更多的養分。好的文學就如心靈的雞湯，好的老師給我們新的方向；而成功之門的鑰匙，就在自己身上，在於自己的一顆心，只要將心門打開，讓文學的列車駛進來，讓文學的氣質由外及內充盈整個靈魂，再揹起沉重的文學包袱，無畏地前進。誠如黃春明先生所言：『寫作是很辛苦的，但人生最快樂的事，也是因寫作而來。』

非常慶幸能搭上黃春明先生的文學之船，他以行雲流水的筆調，拓寬讀者的人文視野；如暮鼓晨鐘的文字，一字一句敲擊我們的心靈，並隨著黃春明先生的文學之槳，將我們帶往另一個美麗的地方－文學殿堂。

一封遲遲未寄出的信：國峻已回家吃飯

邱凡芸

黃老師：

收信平安！已有幾年沒見到您，近來好嗎？

早在高中時代，我就非常喜愛老師的文章，在青澀徬徨尋求人生價值的年紀，讀著老師文辭質樸、意涵深遠的作品，描繪台灣社會小人物的種種，開展了我的視野。當時我的世界，只有唸書考大學，但讀了老師的作品以後，我開始思考：考上大學以後呢？大學畢業以後呢？在這趟人生旅程當中，我應當在這尚未完稿的戲劇裡，扮演什麼角色？

只不過是一轉眼，我已經自大學中文系畢業，進入研究所。並且非常幸運的，能夠修習老師開設的文學課程。我因害羞，不太敢跟老師說話，但每次上課，我都是第一個到教室，坐在第一排靠中間走道的位置。這樣，我就可以在老師上課時，在距離不過一公尺內，仰著頭聽老師講課，觀察老師說故事時，每一刻不斷變化生動細微的表情。與其說是上課，不如說是聽一個接著一個的故事，就像小時候睡前媽媽坐在床邊為我說故事一樣溫暖。那段期間影響我最深的，不只是故事，還有老師對生命的熱情。

畢業後，我成了別人的老師，在台灣鄉下付出我的生命，就像以前老師們為我付出的一樣。一年年過去，我從一個常常發考卷逼學生念書讓他們害怕的老師，漸漸成爲一個愛說故事，讓學生自行體會故事當中生命意義的大姊姊。

一天晚上，我照常端著晚餐，打開電視收看新聞，突然看見國峻結束自己生命的消息，我不敢相信：不可能，一定是弄錯了！老師是如此熱愛生命的人，怎麼可以發生這麼殘酷的事情？我丟下碗筷，幾番猶豫，終於拿起電話撥給好友，確認這則新聞的真假。最後，我非常難過，知道新聞報導是真的，也只能在心中默默祈禱，期待老師能早日走出傷痛。隔幾日，我從媒體報導得知，老師仍舊照著既定的行程表出席各演講會場。「我不能倒下來，國峻的媽媽非常需要我？」聽到媒體上轉述老師說的這句話，我眼眶再度紅了。老師對生命的熱愛與堅韌，這次不再是說一個故事，而是活生生的展現在許多人的眼前。

又過了一年，我輾轉到一所高職任教。這些孩子的功課從國小到國中都是敬陪末座，ㄅㄆㄇ拼不來、ABC 寫不完的大有人在。殘破不堪的，不只是功課，還有他們的家庭，三分之一的學生屬於中低收入戶；一半以上父母離異。不是隔代教養，就是獨自居住無人照顧。有的孩子聽到母親節的歌，就淚流滿面，因為媽媽在他年幼的時候，與家人發生口角，在他面前自焚而死；有的孩子寫作文告訴我，她的父母遺棄她，讓她在親友間流浪，一再被性侵，最後差點被賣到妓院？教書越久，接觸的學生越多，悲傷的故事是說不完也聽不完的。我常在心裡想：「我能給這些孩子什麼呢？什麼能夠鼓勵他們對生命有更多的熱情和盼望呢？」

那天，我在 e-mail 信箱收到一封朋友轉寄給我的信，是老師寫的詩〈國峻不回來吃飯〉：「國峻，/我知道你不回來吃晚飯，/我就先吃了，/媽媽總是說等一下，/等久了，她就不吃了，/那包米吃了好久了，還是那麼多，/還多了一些象鼻蟲。/媽媽知道你不回來吃飯，她就不想燒飯了，/她和大同電鍋也都忘了，到底多少米要加多少水？/我到今天才知道，媽媽生下來就是為你燒飯的，/現在你不回來吃飯，媽媽什麼事都沒了，/媽媽什麼事都不想做，連吃飯也不想。/國峻，一年

了，你都沒有回來吃飯/我在家炒過幾次米粉請你的好友/來了一些你的好友，但是袁哲生跟你一樣，他也不回家吃飯了/我們知道你不回來吃飯；/就沒有等你，/也故意不談你，/可是你的位子永遠在那裡。」

我坐在電腦前面，把詩讀了一遍又一遍，眼淚溼了又乾、乾了又溼。雖然國峻的選擇，已無法挽回，但我想，我應該為我的學生做點什麼。在高職課文裡收錄了老師的短篇小說〈死去活來〉，上到這一課時，我把老師不怎麼順利的求學過程介紹給學生，也告訴他們我聽老師上課經歷的故事點滴，接著透過小說的討論，聽到他們對生命的看法。學生們不過十六、七歲，年輕生命正要探索這世界的時候，但許多學生對於未來，大多是灰色負面的想法，覺得世界變遷迅速、人情淡薄，活著只是忍耐，沒什麼意義。

那學期的期中考，我將〈國峻不回家吃飯〉以及洪蘭老師對這首詩的講評印在考卷背面，當作閱讀測驗，並要求學生讀完後寫約一百字的感想。那節課的監考老師，在下課後，把考卷交給我，又慎重的和我握手：「我讀了那篇文章，非常謝謝你。」我當時並不完全明白那老師的意思，直到我回到辦公室，攤開考卷，看到許許多多的學生寫著：「我以後要孝順爸媽」；「我也曾經想過要自殺，但讀完以後，我知道自殺是不對的」；「我常常用刀子割自己，以後我不會這樣了」。有位學生，語文程度不佳，前面測驗題沒答多少，大部分都是放棄留白，但背面的閱讀測驗，他努力地看完整篇文章後，歪歪斜斜但很用心的寫下：「我以後都要回家吃飯」。

之後，只要教到新的班級，我就會介紹這首詩給同學。感謝老師對生命的熱愛成為我的榜樣，也成為許多學子的模範。這篇小詩已經讓許許多多生命邊緣徘徊的遊子，選擇回家與家人共度晚餐。

國峻已經回家，和我們一起吃晚飯了。

與黃春明爺爺的偶然邂逅

賈銘慧

「阿公，你趕緊來啦！小明又在欺負我了，」是又怎樣啦，一天到晚都在吵，是要吵到何時？」這時從國家戲劇院舞台後方，穿著汗衫短褲、踩著木屐鞋慢慢走向舞台的正是高齡七十四歲的黃春明爺爺。頭髮捲捲的、臉頰還化著淡淡的腮紅，說著很親切、鄉土的台語，首次粉墨登場獻給了國家戲劇院。

因為之前曾邀請幼稚園的女兒馨及同學們，參加國家戲劇院後台導覽的活動，了解了整齣舞台劇在台上上演時，整個舞台的燈光、換幕、演員走位是如何進行。為了讓女兒馨能加深印象，更熟悉舞台劇的運作，所以挑了黃春明先生和黃大魚兒童劇團、蘭陽兒童舞蹈團的兒童劇「稻草人與小麻雀」，並邀請了兩位同學及媽媽們一起前往欣賞。

當布幕慢慢掀起，故事就由姐弟倆在遊戲中引發了爭吵開始，引來了爺爺的關懷，那份因工商業忙碌上班的父母們，將孩子交給長輩們照顧，而換來的祖孫情是現代時下最常見的現象。身為外省人的我，因為在醫院工作的關係必須學會聽及說台語，但從小聽慣國語的馨當舞台上的阿公說著台語逗得觀眾哈哈大笑時，她會輕輕拉我的衣角、輕聲地問我阿公說什麼，我只好邊看戲邊和她說她聽不懂部分的劇情，而馨就在國台語夾雜下開心認真地看完整齣戲。

一片即將收割的稻田，是農夫辛苦地日曬雨淋、風吹雨打，從插秧到成稻花了多少的心血所換來的，這時怎能讓麻雀來偷吃稻子呢。於是農夫找來孫子們幫忙紮稻草人，為了讓稻草人更像人類真的站在田中央守護著稻子，祖孫倆還認真地幫每個稻草人穿上衣裳、戴上帽子。純真的姐弟倆認為只有臉卻沒有五官的稻草人看起來有點可怕，趁著夜晚阿公睡著時幫稻草人畫上了眼睛、鼻子、嘴巴，這時的稻草人更像個人了。後來這些稻草人動了起來，開心的唱起歌跳起舞，因為第一次它們有了眼睛看得見整個稻田；有了嘴巴可以說話唱歌；有了鼻子可以聞到風吹過稻田時稻子散發出來的稻香；這是它們不曾擁有過的！

雞啼了太陽還未完全升起，阿公叫醒孫子倆想趁麻雀群還沒飛到稻田吃稻子，趕緊把稻草人帶到稻田裡去豎起來，看到了孫子們在稻草人臉上的塗鴉沒有數落反倒是莞爾一笑。稻草人是豎起來了，但帶頭的老麻雀卻識破了農夫利用稻草人來嚇麻雀群的伎倆，根本不把稻草人放在眼裡，吆喝著小麻雀們盡情地吃稻子，還在稻田裡玩起了遊戲。這下稻草人真的生氣了找老麻雀理論，但老麻雀卻指著稻草人像農夫一樣的自私，當稻子還沒收成時麻雀們也在田裡幫忙抓些害蟲，現在稻子順利成熟了牠們卻不能分享，何況牠們也吃得不多，根本沒有道理。稻草人聽了老麻雀的話，雖然覺得有道理但又覺得自己有農夫託負的任務而陷入了兩難。

純真的姐弟在這時候加入了討論，認為麻雀對稻田的成長也有功勞，所以麻雀們當然也有權利分享這些稻子，但姐弟倆、稻草人、老麻雀與小麻雀們清楚的知道農夫阿公一定不會答應的。所以姐弟倆決定讓稻草人及麻雀們合作。於是麻雀來了竟變成了農夫來了！結果是農夫很放心他看不到任何的麻雀來吃稻子；稻草人很得意因為農夫稱讚它很盡責；麻雀們很開心有了稻草人的提醒再也不用提心吊膽的吃稻子；而姐弟倆也很高興因為能和稻草人及麻雀們變朋友。當我還彷彿置身在蘭陽平原的純樸氣息及鄉土人情時，戲已悄悄地落幕。看著黃春明爺爺

帶著演員及小舞者們再站上舞台謝幕時，我的感動還不斷地溢出我的胸懷，而一旁的馨不斷地拍手叫著黃爺爺好棒喔！

戲後馨和同學們開始像小麻雀們吱吱喳喳討論了起來，「黃春明爺爺好可愛，但他都講台語我都聽不懂，講台灣國語又很好笑！」我忍不住地問：「你們覺得黃春明爺爺想由這個故事告訴你們什麼呢？」三個小朋友七嘴八舌輪流地說：「我覺得農夫種稻很辛苦，所以我要把飯吃光光。」「麻雀有幫忙吃害蟲啊，所以讓牠們吃一點點稻米沒關係啦」，「但也不能吃太多喔，不然我們就沒飯吃了。」「那爲什麼稻草人又不是人幹麼要穿衣服呢？」「那是爲了像真的人啊，不然讓你脫光光站在大馬路上你要不要！」「我才不要啦」，「所以除了穿衣服，小明才要幫它們畫眼睛、鼻子、嘴巴吧？」「那我也要 and 麻雀、稻草人做朋友。」一直聽著三個孩子們討論的媽媽們，始終沒再開口，因爲我們清楚的知道黃春明爺爺透過這個故事要傳達給孩子們背後的教育意義，已經傳達到每個來看戲的孩子心中，而每個孩子都會在黃春明爺爺的故事下成長，更認識及珍惜這個世界。

樹上正巧停著一群麻雀，孩子們互相對看後竟一起突然大聲地喊出：「農夫來了。」然後相視而笑，而那樣的笑容會幻化爲對大自然萬事萬物的感恩與珍惜，伴隨著孩子們一路的成長，我在心裡忍不住的說：謝謝您的付出，黃春明爺爺！

死去又活來——談黃春明筆下的淒涼老人

陳怡君

課堂上的進度走到黃春明的〈死去活來〉，學生們意興闌珊地喧嚷著白話文要自行研讀。我堅持，黃春明的白話小說看似容易，但其文字肌理需要更深層真切的體會，方能感受作者所欲傳達的精髓。

〈死去活來〉是黃春明在《放生》一書中的短篇小說。篇幅不長，造語平易，因此，原本基調悲傷的故事被涉世未深的學生誤讀為一種趣味，段落進行中，不時傳來陣陣笑語，而盈盈笑聲對照著文本，文筆亦顯淒涼許多。學生紛紛探問粉娘「起死回生」是真實的故事嗎？「超扯的」、「太炫了」、「夠瞎的」，莘莘學子以流行的語言、輕蔑的口吻揣測著這一段「死去又活來」的故事真偽。

課程行進，粉娘從彌留又甦醒，看見成群的子子孫孫返鄉，原本喪事備辦的場合竟變成一種另類的團圓，但是，突如其來的甦醒並沒有留住這群奔喪的後輩，「山上的竹圍人家，又與世隔絕了」，都市的小孩很難想像在人與人高密度接合的城市裡，怎麼會有這樣的場景？現在多數是小家庭，單純化的親族關係，但在台灣已然高齡化的社會，親族關係的崩壞是令人心碎的現實，他們曾在過往用盡心力養育下一代，更或者是下下一代。但瓜瓞綿綿的子孫僅把這些耆老視為一個存在的物品，沒有敬重，缺乏感激。黃春明以深入淺出的文字，討論著老人的心情，讓十六歲青春正盛的孩子瞭解，這樣的處境，正是一種我們不敢承認的淒涼。

年輕的孩子如何體會高壽但隻身的孤獨？青春滿懷的年紀，如何體會那種寂寞所積累的滄桑？當同齡者一個個離你而去，參加越來越多場的喪禮，知道有一天這也會是自己最後的歸屬。而這麼多年來，家族已開枝散葉，子孫成群，最終還是只剩下自己。孤獨地面對死亡的到來，可怕又可恨至極的是，已經看見死神揮舞的旗幟，卻又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會衝過那一條終點線？所以子孫們在一次又一次的「悲傷」裡重複著。古人匍匐奔喪，難過不能自己，而今人卻喜樂奔喪，主角粉娘最後「尷尬地在臉上掠過一絲疲憊的笑容就不再說話了」，無話可說的豈只是粉娘，更是閱讀黃春明文本的萬千讀者，家族情感的分崩離析、長者價值的蕩然無存，血淋淋的故事，如何不令人喟嘆？

〈死去活來〉中粉娘家正籌備「喜喪」，這種忙碌卻被多數人的參與稀釋淡化不少，父母死子女繼的財產分配，讓後代子孫忙著從四面八方回到深山遠嶺看看這一片即將可以承繼的土地。如果年輕我輩斷定老人的價值就是遺產，那這樣的教育是失敗的。黃春明企圖以流暢淺白的文字訴說一個大時代小人物的縮影，這並不是特例，而可能是存在於某些家庭的冷暖，如人飲水，不刻意放重的筆觸卻給人更深的力道。

授課過程中，可以感受到學生情緒的明顯轉變，從一開始的誤解訕笑，直至課程結束，孩子們似乎成熟許多。黃春明筆調刻意輕鬆，但下筆愈輕，衝力愈大。年輕孩子聽長輩說教講古，充滿不屑，然過往的點滴，又要如何向這些花花世界的孩子提起？這篇短小卻精悍的文章，給學生不小的衝擊，看似平靜的潮水突然波瀾四起，有些震撼來得令人措手不及。

黃春明的文章就像過往的電影，一步一步播放著從前，簡單的敘事結構，隱含著無限的思懷，給予現在的學子們深層的感觸，當高齡化的社會已成既然而事

實，我們又用什麼樣的心態迎接這一切呢？死去又活來，這種煎熬與孤獨，正是過去與未來我們所面臨的。在淺白的文字中，解析這樣一種淒涼。學生的笑聲已不再，尙生稚的眼神似乎也懂了什麼，這種老人限定的悲涼，原來並不是一段笑話，而是老人世界的真實圖像。黃春明的文章讓我們懂了這些，苦心孤詣的主題有其深刻的時代價值，當一切都崩壞的現在，唯獨親情是不容挑戰的。沒有這些長者，就沒有現在的我們。黃春明筆下的淒涼是一種無聲的抗議，當絕大多數的長輩選擇斂聲噤口，黃春明以筆墨輕輕舉起，重重放下。這一篇文章，在十六歲學生的心頭，漸漸有了重量。這便是這些年來，我忝為人師所擁有的小小收成，未來，假設這些孩子們在面對長者時，能多一點溫暖與尊重，「死去又活來」的教職生涯於焉便更有其意義與價值。